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江西提

漢紀四十一

起柔兆敦牂盡旃蒙單閼凡十一年

孝殤皇帝

嘉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以太尉張禹為太傅司徒徐

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

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

三公絕席 封皇兄勝為平原王 癸卯以光祿勳

梁鮪為司徒 二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廟曰

穆宗 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

章始就國太后特加慶以殊禮慶子祐年十三太后

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耿
姬况之曾孫也祐母捷爲左姬也 夏四月鮮卑寇
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
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
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
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主簿衛福功
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沒於陳 丙寅以虎賁中郎
將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騭弟黃門侍郎悝爲
虎賁中郎將弘閭皆侍中 司空陳寵薨 五月辛
卯赦天下 壬辰河東垣山崩 六月丁未以太常

尹勤爲司空 郡國三十七雨水 己未太后詔減
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
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
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
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
糶薪炭悉令省之 丁卯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
没入者皆爲庶民 秋七月庚寅敕司隸校尉部刺
史曰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
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
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

通鑑卷四十九
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橐 八月辛卯帝崩癸丑殯于崇德前殿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騰虎賁中郎將惺等定策禁中其夜使騰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清河王子祜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引拜祜爲長安侯乃下詔以祜爲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

賓客濁亂奉公爲民患苦咎在執灋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騰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九月六州大水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方中祕藏及諸工作事減約十分居一 乙亥殞石于陳留 詔以北地梁懂爲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

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宅乾城城小梁慳以爲不可固
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
固諫白霸不聽慳旣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
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主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
反共圍城慳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
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 清河孝王慶病篤上書求

葬樊濯宋貴人家旁十二月甲子王薨 乙酉罷魚

龍曼延戲 尚書郎南陽樊準以儒風寢衰上疏曰

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

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
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
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
廊廟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胄
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
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
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譏譏之辭臣愚以
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
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
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上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 蜀郡徼外羌內

屬 二月丁卯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保爲廣川王

庚午司徒梁鮪薨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己卯永

昌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舉種內附 甲申葬清河

孝王於廣丘司空宗正護喪爭儀比東海恭王 自

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

還第太后許之夏四月封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空

尹勤車騎將軍鄧騭城門校尉鄧悝虎賁中郎將鄧

弘黃門郎鄧閻皆爲列侯會 巴各萬戶騭以定策功

增二千戶騭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詣

闕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 五月甲戌以長樂

衛尉魯恭爲司徒恭上言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

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

召農民拘對考驗連滯無已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

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

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

案考皆以立秋爲斷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三正之微

定律著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小吏不與國同心者

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

通鑑卷四十九
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朝廷皆從之
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王

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 西域都護段禧等

雖保龜茲而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

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

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懂趙

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而還 初燒當羌豪東號

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于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

皆為吏民豪右所徃役積以愁怨及王弘西迎段禧

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

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頗有散叛諸郡各發兵

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兪驚

遂同時犇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

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

既久無復噐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

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丁卯赦

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 秋九月庚午太尉徐

防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辛未司

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

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

通鑑卷四十九
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

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執異也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壬午詔太僕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廐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

減半食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且止 庚寅以太傅張禹爲太尉太常周章爲司空 大長秋鄭衆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群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爲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閉宮門誅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殺 戊子敕司隸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

窮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喻若欲歸本郡在所爲封長檄不欲勿彊 十二月乙卯以潁川太守張敏爲司空 詔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

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屯漢陽以備羌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大風雨雹 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窰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

二年春正月鄧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于冀西殺千餘人梁懂還至燉煌逆詔懂

留爲諸軍援，僅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其能脫者十
二三。進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僅降並慰，譬遣
還故地。御史中丞樊準以郡國連年水旱，民多饑
困，上疏請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籩諸官實減無
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又被災之郡
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
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
荆揚熟郡。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太后從
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
祿大夫。二月乙丑，遣準使冀州倉使兗州稟貸流民。

咸得蘇息。

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雒陽寺及若

盧獄，錄囚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
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
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雒陽令下獄，抵罪
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
大風雨雹。秋七月太白入北斗。閏月廣川王常
保薨，無子國除。癸未，蜀郡徼外羌舉土內屬。冬
鄧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河南司馬鈞率諸郡兵與
滇零等數萬人戰于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
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

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灋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騰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得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犇比之

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徙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登隲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騰為大將軍既至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 是歲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遣騎都尉
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數不利當煎勒姐羌
攻沒破羌縣鍾羌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部都尉
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務思變
復以助不逮壬寅司徒魯恭罷恭再在公位 選辟
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 門下者生或不蒙薦
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
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
必窮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與議
論不可虛得 夏四月丙寅以大鴻臚九江夏勤爲

司徒 三公以國用未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
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
差 甲申清河愍王虎威薨無子五月丙申封樂安
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奉孝王後 六月漁陽烏桓
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 漢人韓琮隨匈奴
南單于入朝旣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
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 秋七月海賊張伯
路等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遣侍御史巴郡龐
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 九月鴈
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

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于高渠谷漢
兵大敗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冬十一月
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
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
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懂行度遼將軍事雄
夔擊南匈奴莫鞬日逐在破之十二月辛酉郡國
九地震乙亥有星孛于天苑是歲京師及郡國
四十一雨水并涼二州大饑人相食太后以陰陽
不和軍旅數興詔歲終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
疫俵子之半

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鄧騭在位頗
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邵等列於朝廷又辟弘農楊
震巴郡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之震孤貧好學明
歐陽尚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
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
震志愈篤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
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
王密爲昌邑今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
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

公廉子孫常䟽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張伯路復攻郡縣殺守令黨衆浸盛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今數萬人徵宛陵令扶風灋雄爲青州刺史與宗并力討之 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懂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單于自將迎戰懂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 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二月南匈奴寇常山 滇零遣兵寇褒中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任尚軍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詔尚將吏民還屯長安罷遣南

陽潁川汝南吏士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旣棄即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嗚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

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氏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

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以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詡欲以吏灑中傷之會朝歌賊竈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

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感難與爭鋒兵不戢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境皆平 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栢暴疾不能進遣

龐雄與梁慳耿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畧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會熙卒即拜梁慳為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先零羌復寇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

勤俱死 徙金城郡居襄武 戊子杜陵園火 癸

巳郡國九地震 夏四月六州蝗 丁丑赦天下

王宗濩雄與張伯路連戰破走之會赦到賊以軍未
解甲不敢歸降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為當遂
擊之濩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
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
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
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
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

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 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

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死護羌校尉段禧卒

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張掖 九月甲申益州

郡地震 皇太后母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連日宿

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冬十月甲戌新野君薨使

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

欲不許以問曹大家大家上疏曰妾聞謙讓之風德

莫大焉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

可再得太后乃許之及服除詔騭復還輔朝政更授

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三公

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三公

通鑑卷四十九
下特進侯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叅謀 太
后詔陰后家屬皆歸故郡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丙戌鄆國十地震

已丑太尉張禹免甲申以光祿勳潁川李脩為太

尉 先零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犇度河

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

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緣邊

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

以避寇難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

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

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

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

其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

之乃罷孟津屯 夫餘王寇樂浪 高句驪王宮與

濊貊寇玄菟 夏閏四月丁酉赦涼州河西四郡

海郡張伯路復寇東萊青州刺史灋雄擊破之賊逃

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之於是州界清淨 秋

七月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

聚眾據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

刺殺琦封習討姦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枹泉

管 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

六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
養彊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
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
給御者皆湏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三月十州
蝗 夏四月乙丑司空張敏罷己卯以太常劉愷為
司空 詔建武元功二十八將皆紹封 五月旱
丙寅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一切復秩 六月壬
辰豫章負谿原山崩 辛巳赦天下 侍御史唐喜
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

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季貢為
將軍別居丁奚城

七年春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夏四月乙未平

原懷王勝薨無子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

王 丙申晦日有食之 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

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獲首虜千人 蝗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 二月乙卯日南地坼
長百餘里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詔遣兵屯河內

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羌寇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京師及郡國五旱蝗 五月

先零羌寇雍城 秋七月蜀郡夷寇蠡陵殺縣令

九月乙丑太尉李脩罷 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

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之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破之 辛未以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為太尉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 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帥眾降參遣詣闕賜號多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通

河西道 零昌分兵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夏四月丙午立貴人榮陽閻氏為皇后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鸞殺李氏 五月京師旱河南

及郡國十九蝗 六月丙戌太尉司馬苞薨 秋七

月辛巳以太僕泰山馬英為太尉 八月遼東鮮卑

圍無慮九月又攻夫犁營殺縣令 壬午晦日有食

之 尹就擊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

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

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
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右扶風仲
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
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
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旣失期稱病引
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懂亦坐事抵
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懂智能宜宥過責
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尚爲
中郎將代班雄屯二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
攻疆走不逐飛自然之執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

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執不相及所以雖
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
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
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
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
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
千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
兵湏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
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
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虜日夜不過三

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
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臆見
弱吾今示彊執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
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
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
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
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
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
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

其走路虜果大犇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
敗散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
賑貧民開通水運詡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
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
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
震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反州郡討平之巴酉司
徒夏勤罷庚戌以司空劉愷爲司徒光祿勳素敞
爲司空敞安之子也前虎賁中郎將鄧弘卒弘性
儉素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
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弘雅意不加贈位衣服但

通鑑卷四十九
賜錢千萬布萬匹兄隲等復辭不受詔封弘子廣德
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
霍光故事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後以
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漢紀四十二

起柔兆執徐盡閏逢困敦凡九年

孝安皇帝中

元初三年春正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二月遣侍
御史任遵督州郡兵討之 郡國十地震 三月辛
亥日有食之 夏四月京師旱 五月武陵蠻反州
郡討破之 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
於靈州斬首八百餘級 越雋徼外夷舉種內屬
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 秋
七月武陵蠻復反州郡討平之 九月築馮翊北界

通鑑卷五十一
候塢五百所以備羌 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癸卯郡國九地震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卯赦天下 壬

戌武庫災 任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為破羌侯 司空索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俊怨家封上之夏

四月戊申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獄當死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 巳巳遼西鮮卑連休等

入寇郡兵與烏桓大人於秩居等共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 六月戊辰三郡雨雪 尹就坐不能定

益州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 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 九月護

羌校尉任尚復募効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 冬十一月巳卯彭城靖王恭薨 越雋夷

以郡縣賦斂煩數十二月大牛種封離等反殺遂久令 甲子任尚與騎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追

通鑑卷五十一
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斬首
五千級狼莫逃去於是西河虜人種羌萬人詣鄧遵
降隴右平是歲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春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夏六月高句驪與
濊貊寇玄菟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衆至
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
千里無人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代郡鮮卑
入寇殺長吏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
冬十月鮮卑寇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
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鄧遵募上郡

全無種羌雕何刺殺狼莫封雕何爲羌侯自羌叛十
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
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
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
爲武陽侯邑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
尚與遵爭功又坐詐增首級受賕枉灑贓千萬已上
十二月檻車徵尚棄市没入財物鄧騭子侍中鳳嘗
受尚馬騭髡妻及鳳以謝罪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太后弟惺閭皆卒封惺子廣宗爲葉侯閭子忠爲
西華侯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 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雨雹 五月京師旱 六月丙戌平原哀王得薨無子 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殺長吏度遼將軍鄧遵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追擊大破之 九月癸巳陳懷王竦薨無子國除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 郡國八地震 是歲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之所從來也 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楮榆擊封離等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初西域諸國旣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

通鑑卷五十一
及鄯善王復來降 初疏勒王安國死無子國人立其舅子遺腹爲王遺腹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納而立之後莎車畔于寘屬疏勒疏勒遂彊與龜茲于闐爲敵國焉

永寧元年春三月丁酉濟北惠王壽薨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

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

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不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
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
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
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
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
便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
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
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
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
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
招附其心思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棊母參司
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
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
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
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
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
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
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
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
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

畫閉之傲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拒絕執

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沈氏羌寇張掖 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爲太子改元赦天下 己巳紹封陳敬王子崇爲陳王濟北惠王子萇爲樂成王河間孝王子翼爲平原王 六月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前等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

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邵免癸酉以衛尉廬江陳褒爲司空 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水 十二月末昌徼外擲國王雍曲調遣使者獻樂及幻人 戊辰司徒劉愷請致仕許之以千石祿歸養 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各以其衆詣度遼將軍鄧遵降 癸酉以太常楊震爲司徒 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 太后從弟越騎校尉康以太后父臨朝政宗門盛蒲數上書太后以爲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

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所使者乃康家先婢自通中大人康聞而詬之婢怨恚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初當煎種饑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

建光元年春護羌校尉馬賢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 幽州刺史巴郡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擊高句麗高句麗王宮遣嗣子遂成詐降而襲玄菟遼東殺傷二千餘人 二月皇太后寢疾癸亥赦天

通鑑卷五十一
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
封鄧騭爲上蔡侯位特進丙午葬和熹皇后太后自
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
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危故天下復平歲還
豐穰上始親政事尚書陳忠薦隱逸及直道之士潁
川杜根平原成翊世之徒上皆納用之忠寵之子也
初鄧太后臨朝根爲郎中與同時郎上書言帝年長
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
旣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
日日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
年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帝皆徵
詣公車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
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
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 戊
申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祖
妣宋貴人曰敬隱后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諷旨
誣陷宋貴人帝敕使自致廷尉倫飲藥死 夏四月
高句麗復與鮮卑入寇遼東蔡諷追擊於新昌戰歿
功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醜以身扞諷俱歿於陳
丁巳尊帝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 甲子樂成王

長坐驕淫不瀆敗爲蕪湖侯 已已令公卿下至郡
國守相各舉有道之士一人尚書陳忠以詔書旣開
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
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
盡蹇愕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
之譬孝文嘉素盜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
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
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
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
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宥妄有譏刺雖苦口逆

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
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
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初汝
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
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
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
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
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
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

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苑
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帝少號聰明故鄧
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聖
知之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河間王子翼美
容儀太后竒之以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
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
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及太后崩宮人
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閻先從
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
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

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鄧騭以不
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没入騭等
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
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爲羅侯五月庚辰騭與子鳳並
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
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閻后同產得
留京師復以耿夔爲度遼將軍徵樂安侯鄧康爲太
僕丙申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
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 初鄧后之立也太尉張禹
司徒徐防欲與司空陳寵共奏追封后父訓寵以先

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隲寵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于鄧氏隲等敗忠爲尚書數上疏陷成其惡大司農京兆朱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輿觀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社稷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貴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隲等懼此酷陷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冤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

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陳忠復劾奏寵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爲隲稱枉者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還葬隲等於北芒諸從兄弟皆得歸京師 帝以耿貴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軍車騎封宋楊四子皆爲列侯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以爲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閏爲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伯榮出

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
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
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
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
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
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夫女子小人
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
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
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
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爲妻官至侍中得襲護

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
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
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
爵爵有德今瓌無它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
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喧譁
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旣往順帝之則尚書廣陵翟
璠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
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
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
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歿必疾今外戚寵幸功

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
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此
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
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
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
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
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旣生危亂
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割情
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
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秋七月己卯改元赦天下

壬寅太尉馬英薨

燒

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
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
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死不利麻
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
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
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 甲子以前司徒
劉愷爲太尉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錮
二世至是居延都尉范滂復犯臧罪朝廷欲依光比
劉愷獨以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

進人於善也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誇刑之意也尚書陳忠亦以爲然有詔太尉議是 鮮卑其至護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扞嚴與之俱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救之鮮卑解去 戊子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餘日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爲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爲郎中石陽邑侯鮐之孫也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石襲公主爵爲獲嘉侯能取悅當世故爲帝所寵 京師及郡國二

十七雨水 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 鮮

卑寇玄菟 尚書令祓諷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旣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陛下聽大臣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

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
竟寢忠奏庚子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 袁宏
論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因其自然
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况毀禮止哀滅其天
性乎 十二月高句麗王宮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
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
討破之是歲宮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
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爲可許陳忠曰宮前桀
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
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延光元年春三月丙午改元赦天下

護羌校尉馬

賢追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衆散遁

夏四月癸未

京師郡國四十一雨雹河西雹大者如斗

幽州刺

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數糾發姦惡怨者詐作璽書

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

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止煥

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

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

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 癸巳司空陳褒免五月庚

戌宗正彭城劉授爲司空

己巳封河間孝王子德

通鑑卷三
為安平王嗣樂成靖王後 六月郡國蝗 秋七月
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 高句驪王遂成還漢
生口詣玄菟降其後滅貊率服東番少事 虔人羌
與上郡胡反度遼將軍耿夔擊破之 八月楊陵園
寢火 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鮮卑既累殺
郡守膽氣轉盛控弦數萬騎冬十月復寇鴈門定襄
十一月寇太原 燒當羌麻奴饑困將種眾詣漢陽
太守耿种降 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帝
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尚書僕射陳
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

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蝻滋生荆揚稻收儉
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陛
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
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
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
下發民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侍徵役無度老弱相
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
心河間托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
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為陛下欲其
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

通鑑卷三十一
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
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
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
得無石顯漏泄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
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
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
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
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
災眚變咎輒切免三公陳忠上疏曰漢典舊事丞相
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

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
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
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
咎丞相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
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灋無例
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
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負於規矩審輕重於衡
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灋也 汝南太守山陽王龔
政崇寬和好才愛士以袁閔爲功曹引進郡人黃憲
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閔不修異操而致名當

時蕃性氣高明龔皆禮之由是羣士莫不歸心憲世
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
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
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
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
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
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
爲無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
而測矣陳蕃及同郡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
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遊汝南
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
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
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
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卽還竟
無所就年四十八終 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
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
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隕然其
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
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反益州刺史張喬擊破之 夏

通鑑卷五十一
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爲野王君 北匈奴連與車
師人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
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
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
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
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
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八智車師
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
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
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

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
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
車師執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
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羗與之交通如此河
西四郡危矣河西旣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
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孝
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
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
非良計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
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

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七月丹陽山崩 九月郡

國五雨水 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愷罷甲戌以司徒

楊震爲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爲司徒大鴻臚耿寶

自候震薦中常侍李閔凡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

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

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閻顯亦

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

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王聖修第中常侍

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

疏曰臣伏念方今災眚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祭

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爲阿毋興起第舍

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攻山採石

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

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

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

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渾

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誦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

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

度之上不聽 鮮卑其至韃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

於曼栢莫韃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 十二月戊辰

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
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名重於世帝以玄纁羔幣聘之
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何爲
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
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
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
墨温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
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
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二月丙子卓

駕東巡辛卯幸泰山三月戊戌幸魯還幸東平至東
郡歷魏郡河內而還 初樊豐周廣謝暉等見楊震
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
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復上
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
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
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
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驕溢踰灑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譴譁
地動之變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

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灋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脩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

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車駕還京師便臨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女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

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太僕征羌侯來歷曰耿
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
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歛之曾孫也 夏四
月乙丑車駕入宮 戊辰以光祿勳馮石為太尉
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時鮮卑
數寇邊度遼將軍耿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
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耿夔徵發煩劇新
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脅呼尤徽欲與俱去
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
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衆亡去中郎將馬翼

與胡騎追擊破之斬獲殆盡 日南徼外蠻夷內屬

六月鮮卑寇玄菟 庚午閩中山崩 秋七月辛

巳以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

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殺之家屬徙比景太子
思男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閹后妄造虛
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
子耿寶等承旨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
廷尉捷為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
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傳輔
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焉郁之

子也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
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
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九月丁
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居於德陽殿西鍾下來歷
乃要結光祿勳殺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
閻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伉等十餘
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
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
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譴譁外
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

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
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
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
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
不肯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歷
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
會見隴西郡始還狄道燒當羌豪麻奴死弟犀
苦立庚申晦日有食之冬十月上行幸長安十
一月乙丑還雒陽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
震三十六大水雨雹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起旃蒙赤奮若盡昭陽作噩凡九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 甲辰車駕南巡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帝至宛不豫 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業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行四日庚午還宮 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

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顯爲車騎將軍儀
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
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濟陰王以廢黜不
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甲戌濟南孝王香薨無子國絕 乙酉北鄉侯即皇

帝位 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爲太傅司徒劉熹爲

太尉叅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爲司徒 閻顯忌大

將軍取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

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憚侍中周廣野王

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

卯豐憚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

侯承皆爲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

門於是以閻景爲衛尉耀爲城門校尉晏爲執金吾

兄弟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

陵廟曰恭宗 六月乙巳赦天下 秋七月西域長

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

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

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

京師 冬十月丙午越雋山崩 北鄉侯病篤中常

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

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
京閭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
爲太子府史及掌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並附同於
程江京謂閭顯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以時定何
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爲然辛亥北鄉侯薨
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
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
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陽佗陳予
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
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

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閭陳達等俱坐
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閭權執積爲
省内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閭曰今當立濟陰王
毋得搖動閭曰諾於是扶閭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
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
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
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閭顯時在禁中憂
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
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閭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
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

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衆少顯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第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劔擊景墮車左右以戟义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閭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宴並下獄誅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閭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等皆爲列侯程食邑萬戶王康王國食九千戶黃龍食五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陽佗陳予趙封李剛食四千戶魏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爲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令王康䟽名康詐䟽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心

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
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爲衛尉祓諷劉瑋閭丘弘等
先卒皆拜其子爲卽朱倂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
後至公卿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帝之
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
丞良賀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帝卽位並擢爲中常
侍初閻顯辟崔駰之子瑗爲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
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
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
扶立踈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
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曰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
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一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
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亦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
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
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門生蘇祗欲
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
弟聽祗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
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已卯以
諸王禮葬北鄉侯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
其人策免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爲司空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
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
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
以中牢具祠之 議卽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
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司徒掾
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
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毋失行
久而隔絕後感賴考叔茅蕉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
之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
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
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
以荅人望郃卽上疏陳之

孝順皇帝上

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
甲寅赦天下 辛未皇太后閻氏崩 辛巳太傅馮
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免司徒李郃罷 二月甲
申葬安思皇后 丙戌以太常相馬為太傅大鴻臚
京兆朱寵為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朱伉為司
徒 封尚書郭鎮為定潁侯 隴西鍾羌反校尉馬
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

復安 六月己亥封濟南簡王錯子顯爲濟南王
秋七月庚午以衛尉來歷爲車騎將軍 八月鮮卑
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
奏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
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
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灋禁者俗之隄防刑
罰者民之銜轡今州郡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
姓怨窮以苟容爲賢 盜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
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
諫耳帝省其章乃不罪詡中常侍張防賣弄權勢請

託受取詡案之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
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稷
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
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
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
囚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喑鳴
自殺是非孰辨邪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相率乞見
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
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
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

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
獄以塞天變時防立在帝後程曰防曰姦臣張防何
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
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
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
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
狂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
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
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詡上疏薦議郎南陽
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
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
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
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
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
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
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敕雒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
舉說朱伉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今忘
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
今未去宜急表之伉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
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爲台輔不於今時竭忠

通鑑卷五十一
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
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
佞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侯到國怨恨恚對
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
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 冬十月丁亥司空陶敦
免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
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鄯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
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以廷尉張皓為司空 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
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

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
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
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
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
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
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春正月中郎將張國以南單于兵擊鮮卑其至
鞬破之 二月遼東鮮卑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
畢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出塞擊之斬獲甚衆鮮卑
三萬人詣遼東降 三月旱 初帝母李氏瘞在雒

陽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發哀親到瘞所
更以禮殯六月乙酉追謚爲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
北 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
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
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
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
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
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徼下獄免 秋七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伉免

庚子以太常劉光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汝南許
敬爲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
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汚者獨無
謗言及於敬當世以此貴之 初南陽樊英少有學
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
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
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英固辭疾篤詔切
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疆輿
入殿猶不能屈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
帝乃爲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

師傳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
 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
 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眾皆以
 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
 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
 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
 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
 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
 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臣光曰古之君
 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
 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

逸民揚仄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
 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士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
 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
 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
 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
 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
 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群
 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
 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
 遠矣誠心至矣彼將扣關以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
 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
 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
 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誘
 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
 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
 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
 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
 尊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
 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耻
 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

張措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竒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時又徵廣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漢揚厚江夏黃瓊瓊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危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峴峴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䟽言事上頗採用之李固郤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窺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郤子也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 夏六月旱 秋七月

丁酉茂陵園寢災 九月鮮卑寇漁陽 冬十二月
己亥太傅相馬免 車騎將軍來歷罷 南單于拔
死弟休利立爲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帝悉召孫程
等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丙子帝加元服 夏五
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
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龔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
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五州雨水 秋八
月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 尚書僕射虞詡上
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

可漑漕頃遭元元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
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
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
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
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還舊
土 癸酉以大鴻臚龐參爲太尉錄尚書事太常王
龔爲司空 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免 鮮卑寇
朔方 十二月乙卯以宗正弘農劉崎爲司徒 是
歲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而
遣使者貢獻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寘罪

通鑑卷三十三
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

五年夏四月京師旱 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定遠侯班超之孫始尚帝姑陰城公主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怒伏刃殺主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孝王開薨子政嗣政傲很不奉灋帝以待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

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奏治其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寃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脩 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或牧兒莛豎薪刈其下將作大匠翟酺上䟽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秋九月繕起大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五房千八百五十室 護烏桓校尉耿种遣兵擊鮮卑

破之 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
群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間
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
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
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尚書僕
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上䟽諫曰竊見
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
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特神任筮旣未必當
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
異表宜叅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

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
女選入掖庭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
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
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京師
旱 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
長吏 庚寅赦天下改元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
頃之拜執金吾 冬耿曄遣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
卑大獲而還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曄移屯遼東無
慮城以拒之 尚書令左雄上䟽曰昔宣帝以爲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
治者輒以重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
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今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已安民爲劣弱奉灋
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
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
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
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躡
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
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
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
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
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
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
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灋禁不式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灋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蒲歲宰

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上之民各寧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吏治真僞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瀆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瀆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郎阿之政非必章

奏其奇顯用年垂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御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工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叅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

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 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爲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爲可仕之時在於彊盛故舉其大限以爲民衷且顏淵子竒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爲格豈不偏乎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僞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爲濟陰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末嘉察選請平多得其人 閏月庚子恭陵百丈

廡災 上聞北海郎顛精於陰陽之學

二年春正月詔公車徵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䟽小網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臣書不擇言死

通鑑卷五十二
九
不敢恨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
罷繕脩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
助聖化三今年少陽之歲春當旱夏必有水宜遵前
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
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閏十月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
參左足入玉井恐立秋以後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
豫宣告諸郡嚴爲備禦六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
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
三百三十九歲於時三朞宜大蠲灑令有所變更王
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自文帝省刑適

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灑譬猶江河
當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顛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
爲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
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
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
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
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三
月使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兵出塞擊
鮮卑破之 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帝封娥
爲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尚書令

左雄上封事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
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
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
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
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
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
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
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伏
見詔書顧念阿毋舊德宥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

事無乳毋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毋王聖爲野王君
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
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
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
也今阿毋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風
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
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
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
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
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毋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

不爲吏民所恠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危之運
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
乃從之夏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群公卿
士各直言厥咎仍各舉敦樸士一人左雄復上疏曰
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
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
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
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
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掾以
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

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珮玉之節動則有庠
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
九卿無復捶撲者 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以
太常魯國孔扶爲司空 丁丑雒陽宣德亭地拆長
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
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
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
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
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
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在草澤痛心傷臆

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王豈無
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
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
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
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
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
然但以爵位尊顯顛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
致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
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
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
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
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
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
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
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
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
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
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
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灋度所宜堅守故

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
王變祖灋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
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
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
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
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
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
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灋則
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
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

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
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斃遭凶年不
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
壞賢智馳騫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
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
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
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
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
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
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

人才智閒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効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爲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有必不多矣太史令南陽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灋辛卯詔書

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爲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爲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民父母使嗟號也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况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者銷禍於未萌今旣見矣脩政恐懼則禍轉

爲福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
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
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
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久
乃得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融博通經籍美文
辭對奏亦拜議郎衡善屬文通貫六藝雖才高於世
而無驕尚之情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作
渾天儀著靈憲性恬澹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
不徙 太尉龐參在二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
毀會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

廉參以被奏稱疾不會廣漢上計掾段恭因會上疏
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
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
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
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
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
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
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雒
陽令祝良奏參罪秋七月己未參竟以災異免 八
月己巳以大鴻臚施延爲太尉 鮮卑寇馬城代郡

太守擊之不克頃之其至韃死鮮卑由是抄盜差稀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起關逢闡茂盡旃蒙作噩凡十二年

孝順皇帝下

陽嘉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等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大破之獲單于母 五月戊戌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陛下廢文帝光武之灑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

誠無益也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却
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
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
神裁察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
汙遠佞邪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對曰臣從下
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
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太史令張衡亦上疏
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竊懼
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
德不可共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使刑德八

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
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疏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
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
漢世又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闕定九流亦無讖錄則
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欺
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効
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
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
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秋七
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爲

通鑑卷三
謁者鎮撫諸種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乙巳以大司農黃尚為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為司空 耿貴人數為耿氏請帝乃紹封耿寶子箕為牟平侯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帝令敦煌太守發兵救之不利 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蒲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

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綱皓之子也旱 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 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為太尉尚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尚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為從事中郎楊倫為長史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恠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恠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

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舉追擊不利十一月烏桓圍畢於蘭池城發兵數千人救之烏桓乃退 十二月甲寅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改元救天下 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 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 十二月象林蠻夷反 乙巳以前司空王龔爲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

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率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是歲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灑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雒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

通鑑卷五十三
四
以爲可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
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
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澧中澠中蠻果爭
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二年春武陵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二
月廣漢屬國都尉擊破白馬羌 帝遣武陵太守李
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
安 三月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以光祿勳郭虔爲
司空 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五月癸丑山陽君
宋娥坐構姦誣罔收印綬歸里舍黃龍楊佗孟叔李

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侯坐與宋娥更相
賂遺求高官增邑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象林
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
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
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執轉盛 冬十月甲申上
行幸長安扶風田弱薦同郡灋真博通內外學隱居
不仕宜就加衮職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終不屈
友人郭正稱之曰灋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
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真雄
之子也 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

通鑑卷五十一
五
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
龔乃止十二月乙亥上還自長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崩
夏閏四月己酉京師地震 五月吳郡丞羊珍反

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斬之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
力討區憐等不尅爲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
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
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
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
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

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
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
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
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
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
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
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
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
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
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

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
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
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
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
南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
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
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
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
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
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卽拜良

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真太守
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
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
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秋八月己未司徒黃
尚免九月己酉以光祿勳長沙劉壽爲司徒 丙戌
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
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初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
舉爲尚書旣而雄爲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
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
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

使君選貪汚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灋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說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

敢帝由是賞之 冬十月燒當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陷之中常侍張達遽攻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下獄

四年春正月庚辰達等伏誅事連弘農太守張鳳安
平相楊皓皆坐死辭所連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懼多
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大獄
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
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罪
止坐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爲步兵
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昔晏平
仲辭郕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殮以定其位臣
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爲侍中奉
車都尉 三月乙亥京師地震燒當羌那離等復反

夏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
餘級 戊午赦天下 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
子安爲濟北王 秋八月太原旱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
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
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
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
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
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
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

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
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
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
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
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
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
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
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
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
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
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
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
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巳丑晦日有食
之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
為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傳難種
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
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
為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
陽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辛未太尉王龔以老病罷 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

壬午以太常桓焉爲太尉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

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

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

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

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

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

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 初上命

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

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

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

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

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 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

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

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

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

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

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

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

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于射

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
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二月丁
巳有星孛于營室 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
讌于雒水酒闌繼以鼙露之歌從事中郎周舉聞之
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武都
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
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
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
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
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
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
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
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
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
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
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
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歎
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
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
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

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
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帝不能用 庚子司空郭虔免丙午以太僕趙戒為
司空 夏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度遼將軍馬續率鮮
卑到穀城擊烏桓於通天山大破之 鞏唐羌寇北
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 秋八月乘氏
忠侯梁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
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
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耳宜皆辭之丙辰薨
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

銀樓黃腸玉匣及葬賜輕車介士中宮親送帝幸宣

陽亭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為大將

軍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

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

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

舉諫議大夫 九月諸羌寇武威 辛亥晦日有食

之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

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

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荊州盜賊起

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秋八月南匈奴

奴句龍吾斯與莫鞬臺耆等復反寇掠并部 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藥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戚滿朝帝雖知綱

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
爲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
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侍御史河南种
嵩疾之復行案舉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
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
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
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
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徑
請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
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
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
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
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
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
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
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
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
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
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
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

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
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
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
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其子
續爲郎中賜錢百萬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
雒陽令渤海任峻冀州刺史京兆蘇章膠東相陳留
吳祐雒陽令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
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
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
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
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
史案事者公灑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
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
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也祐爲膠東相政崇仁簡民不
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
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
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
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
衣遺之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 罕

羌邑落五千餘戶詣趙冲降唯燒何種據參蘇未下
甲戌罷張喬軍屯 十一月壬午以司隸校尉下邳
趙峻爲太尉大司農胡廣爲司徒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
擊燒當羌於參蘇破之 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
王兜樓儲爲呼蘭若尸逐就單于時兜樓儲在京師
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
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門外祖會饗賜作樂
角抵百戲 冬閏十月趙冲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

吾斯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折裂壤
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
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
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
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趙
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
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死冲
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冲子爲義陽
亭侯 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

破之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降 辛巳立皇子炳爲太子改元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暘監其太子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暘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揚徐盜賊羣起盤互連歲秋八月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屯據歷陽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 庚午帝崩于玉堂

前殿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以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廟曰敬宗 是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庚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

無狀者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
荅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
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
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
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
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
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
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
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
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揚州刺

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敗歿冬
十月日南蠻夷復反攻燒縣邑交趾刺史九江夏方
招誘降之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等攻燒城
邑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築營於當塗山中建年
號置百官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肥是歲
羣盜發憲陵

孝冲皇帝

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梁太后以
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
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

有人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
之事皆祕不發喪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
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續
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
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清河王爲人嚴重
動止有灋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
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
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
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續入
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

歸國 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
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建陵塋內依
康陵制度太后從之巳未葬孝冲皇帝於懷陵 太
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
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
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
旣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
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殯
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
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

稱已過則歸君并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舉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廣陵賊張嬰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 二月乙酉赦天下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湍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海滕撫有文武才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衆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衆燒東城縣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 丙辰詔曰孝殤皇帝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六月鮮卑寇代郡 秋廬江盜賊攻尋陽又攻盱台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 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

滕撫進擊張嬰冬十一月丙午破嬰斬獲千餘人
丁未中郎將趙序坐畏懦詐增首級棄市 歷陽賊
華孟自稱黑帝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進擊破之
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於是東南悉平
振旅而還以撫爲左馮翊 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
金爲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暘糾發逮捕
馳傳上言冀由是恨暘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
自稱天王暘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
冀因此陷之傳逮暘承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
傷本非暘承之意實由縣吏懼灋畏罪迫逐深苦致
此不詳比盜賊群起處處未絕暘承以首舉大姦而
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
盡心太后省奏乃赦暘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
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
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

